

外 国  
文学  
名著  
导读丛书

谢天振 主编

# 艰难的前程 狄更斯作品导读

周乐诗 夏 景 编著



W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561.44

D42c1

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 艰难的前程 狄更斯作品导读

周乐诗 夏景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的前程：狄更斯作品导读 / (奥) 狄更斯著；周乐诗等  
编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8  
(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 谢天振主编)  
ISBN 7-5062-3904-3

I . 艰… II . ①狄… ②周… III . 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近代 IV .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322 号

# 前　　言

大众性和经典性往往是一对矛盾,但这句话在英国 19 世纪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身上却得不到应验。

在狄更斯以前,英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和狄更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英国人中,知道莎士比亚的大名而从未读过莎士比亚剧本的人多的是,但没有读过狄更斯小说的人却很难找到,有些人甚至还养成了每隔一段时间就重读一下狄更斯小说的习惯。狄更斯有一次去看望生病的儿子,发现护理病人的老太太所住的公寓里,每星期房客都要聚在一起,听房东朗读他的连载小说。当时,狄更斯的每一部作品问世,总是牵动着成千上万读者的心。有一位牧师为一位临终病人做完祈祷后发现,那位气息微弱的病人还在喃喃低语,丢不下狄更斯小说新的一期连载。

狄更斯不仅是 19 世纪英国最畅销的小说家,而且生前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声名远播至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妇孺皆知。但是,狄更斯又不同于绝大多数红极一时的通俗作家,他作品的光彩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淡,相反,却穿越了更为广阔的时空,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并不断吸引着世界上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自狄更斯逝世至今 100 多年来,他始终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世界经典作家之一。据统计,至今狄更斯小说的销售量每年都超过 100 万册。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狄更斯

的作品是“家喻户晓的经典”。

狄更斯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着迷,和他的作品与大众贴近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采用的主题就是为大众所熟悉的传统“流浪汉小说”。狄更斯以后的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主题,《老古玩店》是另一种风格的“流浪汉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是“成长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考验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形式本身很通俗,那时,狄更斯正好有机会和漫画家合作,表现几个喜剧人物一段有趣的旅行经历,于是天真善良又容易受愚弄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那些可笑的同伴便图文并茂地诞生了。年老而多情的特普曼,号称擅长舞文弄墨却总难免落俗的史拿格拉斯和徒有虚名的游艺好手文克尔,由同样不通人情世故的匹克威克先生率领,踏上了考察人生世道的旅途,结果到处惹麻烦,闹笑话,最终又都逢凶化吉,圆满收场。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已经初具他以后作品中天字第一号的特征: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特色。当时有一位叫康威的先生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们的一位邻居读《匹克威克外传》笑得涨破了一根血管,我们真可怜他,倒不是为血管破裂,而是因为大夫禁止他读《匹克威克外传》了。”小说中最切时弊的段落是表现一个虚构的城市伊顿斯威尔市里蓝黄两党的竞选:这一派在车库里锁了几十个被灌醉的“选票”,那一派立即针锋相对,为女人开茶会,送阳伞,把她们的丈夫和兄弟的选票拉到了手,还有些政客贿赂车夫把装着政敌选民的大车故意赶翻。这些情节虽然看上去荒诞不经,但讽刺却极为深刻,既让读者开怀大笑,又让读者笑过之后击掌长叹,因而这部小说非

常风行，一时间，连漫画家设计的匹克威克的眼镜、手杖和雪茄烟，也成了流行的物件。由于匹克威克先生在读者中很有人缘，狄更斯写到后来，也把他从最初的讽刺对象，一个可笑人物，点化为一个善良的天使了。

狄更斯随后写作的《奥列佛·退斯特》，用充满人道的笔触，挑开了下层社会的两个黑暗角落：济贫院和贼窟。这部小说的情节比《匹克威克外传》要来得完整紧凑，孤儿奥列佛从小在折磨穷人的济贫院苟延一线微弱的生命，长大后又落入贼窟，当他有机会逃离时，又被贼帮设法骗回，他再次伺机逃离后，他那位同父异母的兄弟赛克斯为了独吞遗产，仍然不肯放过他，再次设计陷害他。女贼南希冒险报信，却被赛克斯杀害。整个情节波澜起伏，特别是后半部分南希被杀和捉拿凶手，类似惊险小说的写法，非常引人入胜。

如果说《匹克威克外传》是一部让读者笑的小说，那么《老古玩店》则是一部让读者哭的小说，它具有浓厚的感伤意味。纯洁的小女孩耐儿随避债的外祖父四处漂泊所遭受的苦难，被表现得细腻哀婉。《老古玩店》连载到一半时，当英国来的邮船刚停靠美国港口，码头上云集的人群就急不可耐地询问：“小耐儿现在怎样了？”“她死了吗？”狄更斯最终听从朋友的建议，用缠绵动人的描写把仙女般的耐儿送上了天国，呜咽声不仅响彻欧洲大陆，而且蔓延到北美大陆上最边陲的密林和沼泽地中的木屋。《老古玩店》的广泛影响，是狄更斯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主要原因。《老古玩店》虽然赢得了读者的很多眼泪，小说中仍然穿插着狄更斯最为拿手的喜剧性段落，比如糊涂而不失善良的狄克，因为到处赊帐而又无法兑付，本子上记满了店铺的名字，以便绕道而行，结果弄得几乎出不了门。还有那

个畸形丑怪的高利贷者奎普，以作弄人取乐，他让他的帮凶律师布拉斯喝冒着泡的烫酒，故意遮住光亮，让布拉斯黑灯瞎火地绊倒在有钉子的木板上等等，延续了狄更斯一贯的风格。

狄更斯后期作品情节更加戏剧化，充满悬念，《远大前程》中究竟是谁出资，将铁匠铺出身的匹普培养成上等人，一直是个谜，匹普以为恩人是那位遭受感情创伤的富裕老小姐郝薇香，因而更加迷恋郝薇香的养女艾丝黛拉，而最终情节突转，来到匹普面前的资助者衣着寒伧，语言鄙俗，正是当年他救过的死囚犯，而此刻，囚犯正遭仇人跟踪，官府通辑，匹普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的所有梦想原来是一场空。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小说开始的时候，那位靠收购筛选垃圾而发财致富的老约翰·哈蒙就死了，但从海外回来继承遗产的他的儿子是否真的给人害死了？老哈蒙的仆人、新近继承了遗产的鲍芬夫妇家那个几度更名、形迹可疑的秘书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在小说过半时仍是个悬念，而鲍芬先生从慈善可爱变得凶狠贪婪，最终又恢复原来面貌，也使得考验女主人公贝拉真实品性的过程，有了合乎情理的曲折，又充满了轻松的喜剧情调。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未完成的《埃德温·鲁德》，从已经写出的章节来看，小说情节更为紧张，几近侦探小说。

确实，狄更斯对于大众读者悲喜情感的张弛，具有纯熟的控制能力和迎合倾向，由于初登文坛就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也使狄更斯从写作伊始就非常重视和依赖读者的反应。为了不失去公众，他非得将小说写得简单而有趣。也正是因为如此，狄更斯逝世后，批评界一度对他的作品评价极为苛刻，与他身前作品的屡屡轰动正好形成对照。很多批评家抓住他作品中幽默诙谐和感伤主义的特征，认为他的作品是供大众消愁解

闷的，完全不顾及艺术性。他们指责狄更斯每逢遇到难以处理的情节，就用《一千零一夜》中简单巧合的方式作圆满解决，他的人物也不真实，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这些批评道出了一部分实情。我们确实看到，董贝先生总是傲慢地绷着脸，尤利亚·希普的手总是又粘又冷，当代英国文学评论家爱·莫·福斯特就是以狄更斯的人物为例，提出了“扁平人物”说，以区别于那些内心世界复杂的“圆形人物”的。

当狄更斯用文学这面镜子去反射生活时，往往由他那无可比拟的幽默感所造成的夸张变形的效果，有时确实达到了丹纳所谓的鼻子比身子还大的失真地步。但这种夸张，正如一幅成功的漫画，是对人物特征出神入化的表现。爱·莫·福斯特本人就指出，狄更斯的“扁平人物”绝非那些苛刻的批评家所想象的一无是处，他那些类型化的和漫画式的人物，虽然简单却不失人性深度。比如那位言语表情都极为刻板的董贝先生，当时便有评论说：“描绘董贝这类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著名的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也对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一些心理描写片断颇为推崇，在研究中加以引用。

再拿福斯特所举的例子来说，《大卫·科波菲尔》中那位债务缠身仍然嘻笑着调制潘趣酒，不慌不忙吃着纸袋里的胡桃的米考伯先生，虽然是个典型的“扁平人物”，却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许多“圆形人物”。米考伯这一形象还为英语增添了一个生动的词汇：Micawberism，即米考伯主义，幻想突然走运的乐天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另一位逢人便声明自己谦卑，骨子里却野心勃勃想侵吞别人财产的“扁平

人物”尤利亚·希普，作者虽然所费笔墨不多，形象却跃然纸上，给人深刻的印象。

狄更斯并非只是一个逗引大众欢笑或流泪的浅薄的滑稽作家，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人们早就不会再提起他的名字了。狄更斯的作品，不仅对英国 19 世纪广阔的社会背景作了展示，包容了一个转变中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且引入了对社会的批判，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从 18 世纪的农业国向 19 世纪的工业国过渡的时期，工业革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观念。蒸汽机车呼啸着，把经济学家“富起来吧”的号召传遍城乡。在狄更斯晚年写作的《艰难时世》中，体现那个时代讲求实际的葛擂硬先生，名字本身就具有齿轮发出的咯楞咯楞的声响。狄更斯一生都以一种与革命激情不远的批判精神，对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讽刺。英国戏剧家肖伯纳认为：“《小杜丽》比《资本论》更富煽动性。”狄更斯在作品中大量嘲弄了腐败的法庭和官僚机构、虚伪的济贫法、宗教骗子、摧残孩子的学校等种种社会弊端。《荒凉山庄》中包围伦敦大法官法庭的浓雾，暗示了法律本身的不清不白，《小杜丽》中杜丽一家始终走不出监狱的阴影，隐喻了社会也是一个大监狱，《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你争我夺的遗产是几座垃圾山，更是对追逐金钱的肮脏行径的绝妙讽刺。

狄更斯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明显的道德倾向，特别是对中下层社会生活给予的关怀和表现，是以前的作家无可比拟的。这和狄更斯本人在青少年时期埋下的一个心灵秘密有关。9 岁以前的狄更斯，童年生活大致是美好的，他们全家生活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港口城市查塔姆，他从母亲那里受到了基本

的教育，从家中顶楼的小房间里读了父亲的很多藏书，如《天方夜谭》、《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等经典作品，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幻想。狄更斯的父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乐天派，他总能让家庭生活充满情趣。他在海军军需处工作，收入足以维持一个中等家庭的生活，但他对家庭开销却毫无计算，日子总是过得入不敷出，以致使全家在债务中越陷越深。这位性格天真的父亲，后来成了米考伯先生的原型。狄更斯一家迁往伦敦郊外贫民区居住不久，他父亲终于因无力偿付债务，被关进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在10岁那年，狄更斯被送进表亲开的鞋油作坊做小苦力，整天围着破围裙给黑鞋油瓶子盖上封口，再贴上商标，一星期挣6先令。当他在作坊中靠近窗口的地方熟练地做工时，窗外那些同龄的孩子快乐悠闲的张望目光像利刃一样刺伤了他，这个敏感、喜欢自我陶醉的孩子，除了经常感到肉体的饥饿外，还强烈地感受到，他童年的梦想离他越来越远。这一段底层生活的经历，成为他心灵中一个秘密的伤口，直到成年后依然难以愈合，直到日后他用小说形式，才搬走了心里这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这本书就是他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他“内心深处最宠爱的孩子”。

狄更斯年青时还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当过办事员，有机会见识大街小巷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后来又当过高等法院的速记员和报社记者。中年的狄更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是“是我平生受益最丰的年月”。狄更斯是带着中下层社会生活的丰富阅历和见识跨入文坛的，即使日后他在文坛走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还买下了童年时便梦寐以求的豪华宅邸，但曾经饱受世态炎凉的心灵和人道主义的激情，仍然驱使着他一

一如既往地用笔倾注对中下层百姓的关怀和同情。不过，由于狄更斯本身温厚的禀性，和他成年后一帆风顺、名利双收的处境，缓和了他对现实批判的尖锐程度。他的作品几乎都以善良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结局，造成了一种圣诞节般的乐观气氛，来达到劝善的目的。但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狄更斯无愧于时代的良心。尘埃落定，狄更斯依然是一座矗立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高峰。

早在 20 世纪初，我国第一代翻译家林纾和他的一批同好，就把狄更斯的主要作品译介到了中国。到 80 年代初，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热潮，又一次带动了狄更斯作品的翻译，而荧屏和银幕上播放的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即《奥列佛·退斯特》)、《孤星泪》(即《远大前程》)、《老古玩店》等，也使中国观众熟悉了狄更斯。时至今日，狄更斯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但是，狄更斯的大名虽然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早就如雷贯耳，但真正把他那些大部头作品一本本啃下来的读者恐怕又是很有限的。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现代人来说，狄更斯也显得有些饶舌，而且他的作品最初几乎都是边写边在报刊上连载的，作者从来没有机会把作品完整地看一遍，作品中结构的松散和情节的枝蔓也就必不可免。对于想和狄更斯交个朋友的现代读者来说，选择狄更斯小说的缩写本，不失为一种经济的办法。

## 匹克威克外传

1827年5月12日，以主席匹克威克命名的匹克威克社开会通过决议，由于匹先生在各地的调查研究对于科学的贡献，他们相信，沿着他旅行的足迹继续走下去，对于增进知识、传播学术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重诗名的史拿格拉斯先生、以征服异性为荣誉的特普曼先生和在游艺方面获得声名的文克尔先生，自愿随匹克威克先生去各地考察人物风俗，并将奇遇和故事作书面记录。

一早，匹克威克先生提着皮箱离开寓所，叫了辆马车去金十字和朋友们会合。车夫因为只是一先令的生意而不高兴，匹克威克又多嘴，问马几岁了，多久才休息，车夫便不耐烦地回答他，马有42岁，要在外拉两三星期车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吃惊地拿出笔记簿记录了这匹马生命力的顽强。车到金十字，车夫把匹先生给他的钱丢在地上，对周围人嚷嚷着说他是个告密的，向匹克威克和来迎接他的朋友们挥起了拳头。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走出来问怎么回事，那位学者匆匆用几句话说明了真相，青年用力拖着匹先生向外去，一面滔滔不绝说着不成句法的话。到了旅客候车室，匹先生和三位同伴对新相识表示了感谢。他们发现他穿着一件显然是比他矮小的人穿的衣服，黑裤子到处露出发光的补丁，他有一种泰然自若的无耻神气。碰巧陌生人也准备去洛切斯特，他们便一起坐车出发了。陌生人一路吹嘘着自己的战争和爱情经历，把匹先生和史先

生的笔记本塞得满满的。他们相信他是到过许多国家的有见识的旅行家。

他们请了陌生人来吃晚饭，席间，侍者告诉他们晚上有个舞会。特普曼先生很想去，陌生人说他也很想去，但行李走了水路，没有合适的礼服。特普曼就擅自拿了已经被酒催眠了的文克尔先生的礼服给了陌生人，进了舞厅。舞场上有一个活跃的小胖子军医，正一心向一位寡妇献殷勤，寡妇华丽的衣服和饰物，说明了她的收入情况。陌生人说他要撵走医生，和寡妇跳舞，简捷的过程使特普曼大为惊讶，军医的惊慌还要大，他用庄严的表情向陌生人递上名片提出挑战，陌生人却不加理会。第二天，根据礼服的线索，军医的副手找到了文克尔先生，并让他为昨晚的行为作出书面道歉。文克尔先生记不得自己昨晚喝醉酒以后做过什么事，为匹社的荣誉，他接受了决斗挑战。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史拿格拉斯，让他保守秘密，心里却希望他不能保守秘密，但他的朋友发誓要帮他去完成这件倒霉事。他们带上武器来到约定地点，军医发现他搞错了，他对对方的豪侠表示佩服，文克尔做出克己的样子，心里松了一口气。

不久，文克尔的新朋友军医一行前来拜访，一见到那个陌生人在场，军医恨不能立刻动手惩罚他，随行的中尉告诉军医，他认出了那个陌生人是个走江湖的戏子，明天军官看的戏里就有他的角色，这件事不能做。临走，他警告匹克威克先生：“选择朋友的时候要慎重一些。”对这些侮辱的言语，匹先生好半天才恢复平静。

第二天，洛切斯特和附近城镇的全体居民，都忙乱而兴奋地来到大操场看大阅兵。匹克威克先生和三位同伴不久就被

人群冲得七零八落。匹先生为了追逐被风吹掉的帽子，来到一辆大车前。特普曼已经在那了，好像他早就属于大车里的那一家了。胖绅士华尔德先生告诉他们，他去年在匹社消磨过几个晚上，他欢迎他们明天去丁格来谷他的马诺庄园做客。

华德尔先生和母亲，一个老姑娘妹妹，两个女儿：伊莎贝拉和爱米丽住在一起，匹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夜晚在玩牌的活泼娱乐中滑过去，伊莎贝拉和特伦德先生配了对，爱米丽和史拿格拉斯也一样，甚至特普曼先生和老姑娘也合了股。匹克威克深受乡间美景引诱，早晨带上枪去打白嘴鸦，长于各种游艺的文克尔没有打中小鸟，却把特普曼先生的左臂打伤了，引得老姑娘歇斯底里大发作。特普曼先生只能留在家里由妇女照应，其余人则由华德尔先生引导到板球比赛的竞技场看比赛。那位陌生人也在那儿，一边不停地吃喝，一边好像很内行地评判着。他突然把脸埋在一只大杯子上，眼巴巴望着前来邀请华德尔先生及其朋友吃饭的丁格来谷队的主要队员。华德尔说：“我们的朋友还包括这一位——”他看着陌生人。那位随机应变的绅士马上领悟了：“噢，是金格尔老爷，乌有乡的乌有府的。”

特普曼先生胸中滋长着温柔的感情，当他受伤躺在草地上的时候，第一个闯进他耳朵的就是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他决定立刻去解决疑问。他陪老姑娘去花园凉亭浇花，乘机赞美她是个安琪儿，随后双膝着地跪了下来。老姑娘刚有些响应的表示，特普曼就抱住她亲吻起来，这些吻都被接受了。突然老姑娘惊慌地喊起来：“我们被人看见了。”只见胖孩子听差脸上毫无表情地朝着亭子这边站着。两个人以为他并没有看见什么。那些绅士直到半夜过后才从板球宴会上回来，都一副人事不

知的样子，只有那位新朋友金格尔显得很庄严，还讲了半点钟的掌故。第二天他又早早起身了。胖孩子趁老太太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把他看到的事说了一遍，正好让金格尔先生偷听到。他已暗下决心，要向老姑娘进攻。这时，老姑娘正独自在早餐室织东西，金格尔装出一副真挚的样子把胖孩子的告密揭发出来：“我能够袖手旁观吗——特普曼不过是想你的钱呵。”“浑蛋。”老姑娘很气愤，而金格尔先生的疑问解决了，她是有钱的。金格尔先生继续说：“还不止，爱别人，爱米丽。”

那是个老姑娘深深妒忌的女孩。金格尔随后跪了五分钟之久，让老姑娘接受他这个爱人。老姑娘提出的条件是证明特普曼的罪状。而当天吃中饭时，老姑娘就发现，特普曼先生正和史拿格拉斯为爱米丽争风吃醋。

黄昏时候，金格尔为特普曼捎来了老姑娘爱情不变的口信，他说：“得这样做—避免怀疑—再过几天—一眼不要看。”他还向满怀感激的特普曼通融了 10 镑。华德尔先生也很高兴，他认为毫无责难特普曼先生的理由。

这天晚饭已经开好，金格尔和老姑娘却没有到。突然饭店擦鞋的男仆来报告，他们两个坐了驿车离开了。特普曼发疯似地跳起来：“他骗了我，还拿了我 10 镑。”华德尔和匹克威克马上坐上马车追了出去。就在离逃犯一百码远的地方，他们却翻了车。

金格尔先生向旅社擦鞋子的山姆打听好了专办结婚的民法博士协会的地方，就去那里办了证书，凯旋而归了。华德尔和匹克威克也来到了旅馆，根据山姆的指点，闯进了金格尔的房间。老姑娘一见他们，尖叫着不愿离开，随后昏厥过去。她被抱进了楼下的马车。和匹先生同来的代理人潘卡先生把金

格尔拉到一边商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金格尔拿了 120 镑支票，把那张证书丢在地下走了。

受了打击的特普曼先生独自离开了，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决定去找他，也离开了马诺庄园。厌世的特普曼先生见到同伴对他如此重视，就心软了，愿意继续从事冒险事业。

这天，匹克威克先生有了一个不朽的发现，他在一所茅屋前，看到一块刻着铭文的破石头露出地面，他马上决定将这块古碑带回伦敦研究。他就这个发现发表了演说，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铭文的 27 种读法。17 个本国和外国的学会为此选他为名誉会员。但社里有个叫布辣顿的，居然敢怀疑那不是古物，说上面不过是“皮尔·史登普斯，他的记号”几个字。而且也写了本小册子，暗示那 17 个学会都是骗子。他被开除出社了。为此还形成了匹克威克论战，至今，那块石头仍是匹克威克伟大成就的纪念碑。

匹先生和他的同伴随后准备去伊顿斯威尔，观察一下那里的选举场面。他新结识的潘卡先生是一位候选人的代理人。在预定去伊顿斯威尔的前一天早晨，匹克威克告诉女房东、寡妇巴德尔太太，他今天特地把她的小孩打发出去，下决心和她商量件事：养两个人是不是比养一个更好。巴德尔太太还以为是对男女问题的暗示，不等他说完就搂住他晕过去了。匹克威克吓得动弹不得，正在这时，巴德尔少爷和他三个同伴进了房间，等巴特尔太太被扶下楼，匹克威克告诉同伴，他只是想对她说自己想用个男仆，她就发作起古怪的毛病了。这时，擦鞋子的山姆应召而来，他完全同意受匹先生差遣，随这些绅士去旅游。

伊顿斯威尔分蓝、黄党两派，老百姓往往和其中一党紧紧

联系在一起。假使黄党提议在市场开个天窗，蓝党就开群众大会反对；假使蓝党提议在大街上装个水龙头，黄党就大惊小怪地抗议。匹先生和他的同伴来找潘卡，得知他们是蓝党，匹先生就对挂着蓝旗的饭店仆人说他们也是蓝党。潘卡见到他们很高兴，匹克威克问竞争结果会怎样，小矮子说，对方很机灵，在饭店里锁了 33 票，那些人被灌得烂醉。但蓝党昨天也为 45 个女人开了茶会，临走送了每人一把绿阳伞。这些阳伞拿稳了她们所有的丈夫和一半的兄弟。说到这里，矮子尽情地笑了。第二天，山姆又来告诉匹先生一些趣事，他和两个侍者用水龙头冲了黄党还没睡醒的选举人，这工作，每冲一个，委员会就给一先令，匹先生正听了吃惊，他的听差说这没什么，上次选举，黄党收买了蓝党饭店的侍者，给 14 个选举人喝加了麻醉药的白兰地。“但比起我父亲碰到的事还差得远。”他继续说，有一回，一个党雇他父亲把选举人送到伦敦去，正要开车，敌方代理人把他父亲请去，给了他 20 镑，让他在靠近运河的地方翻车，他的马车果真在那里翻了。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乐队、警察、代表、选举人各就各位走上了大街。最后，两个队列混合了起来，那里出现了呻吟，呐喊叫骂的风暴。有一小群会打算盘的人到最后一天尚未投票，在投票终止前一小时，潘卡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拜访，结果大家一起去了投票所，等他们回来时，蓝党当选了。

选举完后第二天，当地名流亨特尔夫人邀请各界名流参加她的田园宴会，著名学者匹克威克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却在那儿发现了打扮成海军军官的金格尔。金格尔一见他们赶紧溜走了。匹先生一问明他的住址，就和他的仆人山姆坐着车，追到了安琪儿饭店。山姆在饭店门口看到一个陌生人很注意